

吳以明文史資料選輯

碧華

第27輯

2501

昆明文史資料選輯

卷之三



第二十七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雲南省昆明市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

一九九六年十月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邮 编:650021
电 话:3613305、3613233
地 址:昆明市云瑞西路 29 号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9 万 印 数 1—2000
1996 年 10 月第一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云南省内部期刊准印证第 207 号
昆明市政协机关印刷厂印刷 电话:5152155
地 址:昆明市环城北路 195 号 邮 编:650051
(内部发行)工本费:7.50 元

主编

杨孝文

编委

卜保怡 余抗美 王道 张民义
李建恩 刘宝镜 李安民 张骞

本辑编审人员

审定 杨孝文

编辑 李建恩 张民义

目 录

建国初期政治军事史料

- | | |
|----------------|-------------|
| 蒙自河畔军情急 | 田有(1) |
| 追剿匪首熊桂勋 | 齐灿邦(8) |
| 平奕县剿匪纪实 | 刘俊德 陶宗伦(12) |
| 忆解放初期情侦、公安工作片断 | 罗吉思(24) |
| 解放初期云南接管工作概述 | 吴志虹(36) |

民族宗教史料

- | | |
|------------------------------|----------|
| 回忆恢复福贡省立小学的一年 | 赵应宝(55) |
| 哀牢山 红河岸印象 | 陈尚云(62) |
| 昆明彝族教育发展述略 | 刘宝镜(100) |
| 昆明苗族教育发展述略 | 刘宝镜(107) |
| 一代高僧月溪法師事略 | 马宝中(112) |
| 蒋介石小游太华寺…… 宏恕居士口述 明德整理 | (119) |
| 基督教青年会的来历及昆明市
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活动 | 陈长平(123) |

ECB0/23
护国运动史料

父亲杨赓笙在南洋为云南

- 护国军筹饷的一段史料 杨仲子(129)
 蔡锷家书选 李国庆辑录(133)

抗战史料

- 南京受降亲历记 夏禄敏 口述 高路 整理(139)
二战时期的呈贡航空站 惠 群(146)
第一方面军入越受降先头部队行动纪实
..... 赵汝懋(149)

文化教育史料

- 清末京剧与蒋范卿的有关资料 高 松(153)
近代昆明的拆毁神像与“拉偶”活动 万揆一(159)
“髦儿戏”在昆明 石 叶(171)
抗战胜利后昆明戏剧活动大事记 陈长平(184)
从昆华中学到昆明第一中学 符开甲(201)
云南省立昆华小学史略 马荣柱等(212)
水天同先生与云南英语专科学校 郑永福(232)

经济科技史料

- 云南南药的发展 潘子秀(237)
“鸡个线”——滇南的“动态博物馆” 李国庆(249)

春城杂忆

- 书香世第一——昆明简家 张一鸣(251)
大观街故迹回忆 孙本智(256)
西山区积善村村史与梁宪慈善事业 梁鸿鑫(260)

历史文化名城昆明简介之二十三

- 护国起义纪念标、护国门 胡 鉴(262)
古路灯 常 走(265)
- 读者来信 丁涤勋(266)

藤条河畔军情急

——滇越边境剿匪回忆

田 有

整理旧书稿时，发现了一份珍藏很久的《人民日报》剪报（复印件）。其中一篇报道说的是四十五年前，中法两国军队曾经发生过的一起国际冲突。

报道的标题是：《侵略越南的法军与保大傀儡军接连侵入我国境向我军开枪射击》。副题是：“在金平干扰我军剿匪行动，被我俘获官兵二十余人，我边疆军民正密切注视其新的无理挑衅行为。”

看着这篇剪报稿，我记忆的闸门打开了。

法国兵玩火烧身

那是 1951 年，云南刚解放不久，潜逃到境外的国民党残军和云南土匪，经入滇大军半年多的清剿，匪势虽减，但有不少逃到中越国境线两侧，时不时扰我边境，害我边民。我军闻讯赶去，土匪就跨越国境外逃；我军离去，土匪又再次集结窜人。不是今天洗劫了这个寨子，就是明天抢走了那个寨子的

耕牛。我军当时有令：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不得擅自越境追匪。我金平驻军一一二团追匪至中越边界的藤条河，河对面就有一座法军营盘挡住了去路。而被追之匪却在法军的接应下进入法军营盘，潜伏待动。

面对此情此景，我军曾一度采取巡逻会哨的办法，封锁边界。但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封了大路有小路，封了河川有山头，而且边境有土匪的“眼线”，没等我军赶到，土匪早已逃之夭夭。我只得隔界兴叹。

1951年3月8日，我方情报得悉，我国刀家柱匪部在法军和越南保大傀儡军配合下，进入红河马鞍底地区和金平勐拉地区。一一二团奉命前往清剿。此次由于保密做得好，加之派部队挡住了刀匪逃越之退路，还没等刀匪逃过界河，就被我一举抓获。其中有法军一图官（相当于排长）布色，越南保大伪军翻译兼班长刁金龙，班长冷万儒以下官兵23名及中国土匪28名，共计51名。缴获机枪1挺，手提式冲锋枪2支，卡宾枪1支，步枪18支。

在搜查法军军官布色时，他什么都可缴出，唯有一个皮包紧紧护着不让搜查，这更引起我军怀疑。于是强行打开皮包一看，内有一份标名为“配合朝鲜战争在越中边境作战计划要图”。我们还从布色口中了解到不少以前没了解到的法军犯我边境的情况。这使我们进一步得知，法军侵我南疆之军事行动是与美军侵朝紧密配合的战略行动的一部份。

事发不久，法军即派出两个连进驻曼念贡（亦称班南贡或巴贡）营盘。此地同我国的那发寨仅隔一条小河——藤条河。此河同云南金水河汇合东流入海。法军利用曼念贡营盘，除了掩护我国土匪越界潜逃外，还不时越过国界衅端肇事，向我

边民开枪开炮。三月二日，越南莱州省猛棱、三乐民兵总指挥，法国五圈官（师级）果实、三圈官（营级）刘拍等曾擅自进入我金平县金水河镇，与当地土匪头子刀家柱举行会议。四日，我金平驻军曾受到越南曼念贡地方法军的袭击。八日，法军及保大伪军又继续援助我国金平土匪进行顽抗。就在这次战斗中，我一举歼敌 51 人。在此以前的 1950 年 10 月 24 日，保大政权猛棱省省长刁文安曾擅自闯入我金平猛拉地区与匪首刀家柱会晤，并经常以军火供应刀匪和贺光荣匪部，纵其掀风鼓浪，鱼肉百姓。

侵越法军和保大傀儡军如此藏垢纳污、寻事生非的恶劣行径，自然激起我国政府和云南军民的极大愤慨。

为救人枉费心机

法、越伪军自三月八日遭致重大打击后，不思悬崖勒马，反而处心积虑伺机报复。当然，最使他们耿耿于怀的还是他的一圈官布色的下落。因为此人携带着极其机密的军事情报怕落入我军之手，故多次向我交涉要人。

有一次，我一一二团一营机炮连指导员张崇武（后为昆明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现已离休），带领巡逻队至一山头。法军通过译员隔着中越两国自然分界线藤条河向我方发话：

“你们有没有当官的，我们二圈官（连长一级）要见你们官长。”

“我是三圈官（营长一级）。”张崇武深知国际上军人相遇时军阶高低的重要性，就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压住对方，答道：“有什么话可以对我说，但你方必须命令你们碉堡里的人撤

回，否则不予对话。”张崇武此时已猜到法军又是为布色的下落而有求于我方。这个布色正是张崇武率队一举俘获的，他心里明白，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与法军周旋。

与法军隔河对答的同时，我部队迅即占领了有利地形，架好了机枪，以防不测——包括越界掳人以为换人的人质。当法军看到与他对话者军阶比他还大一级，且中国军队做好了应变的一切准备后，知道横来是占不了什么便宜的，就一下子变得谦恭起来，说：

“我们双方可以谈判吗？”

“可以。”张指导员答，“但只准过来两人，不得携带任何武器。”

法军遵命涉界河过来了一个军官和一个译员，口口声声说他们有一名军官失踪，请求帮助寻找。如能送归，一定重谢，一定重谢。”

张崇武回答：“你们的军官失踪一事，我一时不能回答，因为我方部队和民兵很多，一时难于查找，既然贵方提出，我们可以协助，如果查到的话，我方要求贵方以流窜到越境的中国匪首刀家柱作为交换。”刀家柱此乃勐刺地区傣族第十三代世袭土司是也。国民党时任乡长，土匪叛乱时任“反共救国军”副司令，又是越南保大伪政权一个省长的东床快婿。劣迹昭著，民愤极大。

对方对此要求犹疑再三，最后勉强表示，可以考虑。谈判到此结束。

变手法倒打一耙

事隔不久，法军越来越意识到他的一圈官随身所带文件极可能是落入中国军人之手，这势必授人以柄，干系非同小可，于是就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将此事提交联合国，诬我越界捉人，向我提出外事交涉。西方记者也就此事造谣诬蔑。我中央军委立即电发剿匪部队，询问详情。

时任我一一二团团长的张英才（全国战斗英雄，后任五十军副军长，现离休），据实写了个详情上报。我中央人民政府遂于1951年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一条消息（见剪报）。报道在揭露了近一个时期来法军及保大伪军多次武装挑衅的事实后，严正指出：“最近，法军及保大伪军不仅没有中止侵犯我国陆空之权的挑衅行为，反而在曼念增加兵力，扬言如我不释放其在挑衅行为中被俘之法军布色等，即将向我发动进攻。我边境军民对法国此种新的无理挑衅行为，正加以密切注意。”

我国政府这一义正词严的回答，使法军及越南保大傀儡政权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十分狼狈被动。于是恼羞成怒，更加肆无忌惮地支持和掩护我国土匪，跨界袭扰我边民企图压我就范。七月廿六日，法军竟派运输机一架侵入我河口地区上空侦察。正密切注意事态发展的我公安三团一举将法机

击落，俘飞行员黑德曼等三人。法军偷鸡不着反蚀米，好不气恼。

其后，法军仍不停止其支持我方土匪的行径，甚至变本加厉地同越南匪首周光录等相勾结，加紧残害我国边民。

我方土匪有了法军这个保护伞和法军营盘这个避难所，也就更加有恃无恐，随时越界抢劫财物，残杀无辜，以致边境一夕数惊，田园荒芜，有的边民内迁，有的受土匪煽动外逃。不仅如此，刀家柱匪部还参加了法国殖民军，攻打越南猛棱县越盟军队（即越南胡志明的部队）的战斗，攻占了县城。更有甚者，盘踞越南莱州省的国民党兵团司令鲁道源，也搜罗境外匪徒300人从河口瑶山方向窜入我国境与所谓的“反共救国军司令”贺光荣部汇合，欲成大事，被我一一二团以一个半连迎战，将其歼灭。自封为“滇南反共救国军”司令的刀家柱，就在靠近金水河的那发寨，公然向赤手空拳的边民开枪射击，打死群众1人，打伤5人。不仅如此，他们在法国殖民军的唆使下还在酝酿更大的军事行动，以配合侵朝美军

藤条河巧妙用兵

面对如此严重的敌情，我党中央经越南劳动党中央同意，云南军区部队可以到越南境内剿匪，并派越盟军主力团一四八团给予协助，彻底消灭刀家柱、贺光荣匪部，打通支援越南人民革命的通道。

驻金平之一一二团任务是歼灭曼念贡至猛梭莱州之敌。具体任务就落在了一一二团一营机炮连和三连的头上。他们将首先消灭曼念贡法国营盘之敌，而后直插越南猛梭，同二营相配合，会同越盟合围盘踞在猛梭省的敌人。

我驻云南部队组成的东、中、西三个剿匪集团已到边境。作为西集团的开路先锋的一一二团一营，在宋福有营长（后为十三集团军38师副师长，已故）带领下以极秘密动作潜伏在与法军盘踞的曼念贡营盘仅一河之隔的藤条河我方一侧。

前卫连是一营机炮连。指导员张崇武（该连当时没有连长）命副连长徐维正和一排长董少轩带一个排偷渡过河，绕到法军营盘的山包后，待令出击。

用巧计赚开了法军及保大伪军占据的营盘，然后顺着这条打开的通道，我后续部队及后勤供应物资源源不断地开进了越南国境。我国援助越南革命的物资和军火也随着藤条河剿匪的胜利而打通的云南——莱州的道路，源源不断地运进了越南。

与此同时，由一一三团为主力而组成的剿匪东集团，和由公安三团（欠二营）为主力的中集团也开进了越境。

这时，逃越的中国土匪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庇护所，惶惶不可终日。跟随刀家柱逃越的土匪有7人跑回来向我投诚，其余陆续被歼。刀家柱及几个死心塌地的土匪，后来在我军事顾问协助越指挥攻打的奠边府战役中被越盟军击毙。

（本文作者原在部队任职，现已离休）

追剿匪首熊桂勋

齐灿邦

1950年深秋，曲靖坝子一片金黄，丰收在望的稻谷，随风摇曳，翻身农民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之中。可是一小撮反动分子不甘心失去他们的“天堂”，继续与人民为敌。匪首熊桂勋纠集一批特务、地痞、流氓和反动分子，并蒙骗了一部份群众，拉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称“滇东北反共救国军”，熊任司令，活动在曲靖、马龙、陆良三县一带的山区，打家劫舍，奸污妇女，破坏征粮运动，残杀革命干部、群众。各族人民迫切盼望消灭这股土匪。

曲靖军分区独立三营八连，奉令剿灭这股土匪。笔者当时在8连任政治服务员，全连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学习了剿匪政策，斗志十分高涨。全连下定决心，不消灭这股土匪，绝不收兵。

9月16日，我剿匪部队到达曲靖西部山区大路碑时，忽闻马龙方向枪声大作，很快又渐渐地平息了。后来才得知，是云南军区电影队的卡车，头天晚上在曲靖大营房给部队放映纪录片《红旗漫卷西风》及苏联电影后，第二天在返回昆明到达马龙县小涵冲的坡头上被熊桂勋匪部阻击，当场打死四兵团文工团员及护送的战士9人，劫走电影机、发电机等，抓去的几位同志也被杀害。全连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义愤填膺，

决心为他们报仇雪恨。

土匪在这一带活动时间较长，群众一时不敢接近我们，很难打听到敌人的行踪。连队党支部决定，从全连挑选 36 个身强力壮，富有战斗经验的干部、战士，化装成便衣，由连长冯云静率领，乔装成宣威老母三（匪首）的队伍，前来找熊司令联络的。便衣所到之处，向老百姓要粮要饭，偶尔也大吃大喝一番（事后，派人按事先记录的还钱，赔礼道歉，说明情况），扬言要找熊司令。部队三个排在后面慢慢跟进，大力做群众工作，给群众办好事，双方保持经常的联系。

一天，便衣们来到一个小山村宿营，熊匪的 1 个暗探和我们联系上了。他告诉我们，熊匪 300 多人住在西山脚下的 3 个村子，准备明早与海中鳌匪部联合攻打潦浒乡政府。潦浒驻有我曲靖军分区独立 3 营 7 连 1 个排，情况十分紧急。如要把后面跟进的部队调来已经不可能了，连长当机立断，一面派人向后面部队联系，一面准备率领便衣队插入敌人心脏，打乱其作战部署。连长把大家召集起来，以土匪的口气向大家说：“弟兄们，我们今晚要去配合熊司令攻打潦浒，消灭‘共匪’，你们一定拼命干，干好了有赏。”机枪手小冯站起来说，报告大队长，打下潦浒，一定要重重奖赏我们。暗探更加相信，领着队伍就出发了。走着走着，暗探越看越不对头，老母三的队伍能有这么好的武器？三挺机枪、不少冲锋枪、卡宾枪、步枪多系美造的。他趁我们不注意，一扭头就想往山沟里跑，可是我追随的战士一个饿虎扑食的动作就将其送归西天。便衣队加快了速度，向山脚匪部驻地扬旗营急进。天还黑沉沉的，突然遇到土匪哨兵问我们：“什么人？”我们的尖兵沉着地回答：“自己人。”一挨近，乘其不备把他们捅死了。连续闯过两

道哨卡，捅死了 4 个土匪。按暗探说的位置，包围了土匪指挥部海拉八家。战斗打响了，大批手榴弹急速向房顶投去。敌人从后门冲了出来，机枪步枪一起射向敌人。另外两个村子的土匪也包围过来，一场混战。连长冯云静机智地布置了自己的力量，一些同志继续攻打指挥部，一些同志向外阻击包围过来的敌人。冯连长用卡宾枪封锁住敌人的机枪，并大声喊道：“同志们，不要放走一个匪徒，为民除害的时刻到了。”经过短暂的战斗后，击毙敌人 30 多名。匪众纷纷向后山逃跑，溃不成军，敌人进攻潦草地的企图被打破了。在这次战斗中，我部连长冯云静、班长傅崇学、通讯员彭正中英勇牺牲。

当天下午，部队两个排，在一个山头上遇到了逃跑上来的残敌，大约百把人，一阵猛扫，把敌人打得七零八落，纷纷逃散了。

部队在这一带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我党的剿匪政策，散居各家的土匪纷纷向我们缴枪自新。对一些拒不缴枪的骨干，采取夜间包围天亮搜索捉拿的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这股土匪基本被我瓦解，缴获了大量武器。可是匪首熊桂勋还未被抓获，不捉住匪首，不算完成任务。

一天，连队在横大路做群众工作。1 个原与土匪有关系的老者向我们报告：“今天中午，在青峰寺见着熊桂勋，熊说他住在山脚小石生家，很快要逃往昆明，你们快去抓。”并说小石生家就在山脚，但不知具体位置。这个人提供的消息值得重视。营里决定立即出发，7 连从坝子方向包围这个村寨，由我们 8 连 3 排从山上直插下去活捉匪首熊桂勋。

10月13日，我率领班长、副班长朱配禹、孟金德、董兴卯作为突击组，走在最前面。黄昏时分，部队急行军到青峰寺